繹志

竟陵石莊胡承諾譔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言行篇第六

其次則在乎言行言行之義易之繫詞盡矣是惟無言不欲其不可行也是惟無行不欲其不可言也大指則行先而言後行有餘而言不足也言者神志所寓也高而絕物亢悔之媒卑而近昔喪亂之徵誇而陵犯是謂不祥褻而潛湊是謂伐德盡而招過衆怨必報迂而不切心慮無主也激而不平道德未純也繁而不殺學問未一也實理者誠也輒言虛無病在不存誠也理之所在當然而已矣輒稱高遠病在不窮理也賢者之言或有小疵不能彌縫而指摘其謬反引聽者入於所謬之路則指摘之害與勸導

等病在不樂善也無必爲之志故放言不慚不程量於躬故佝口無已他若滑稽炙轂悅人聽聞者亦不足道也子不語怪力亂神怪非直妖孽也事有輕有權舍經而言權是語怪也力非直攘臂也事有義有任舍義而言任是語力也亂者鷙猛之流好言鷙猛之事血氣必習於粗暴而易與爲亂神者盼嚮所託好言鬼神之事精爽必馳於杳冥而爲鬼物所馮依矣聖人之言通而粹君子之言法而則仁人之言其利溥有德之言其暉曄舉典之言其行遠道下之言其信孚忠上之言其愛篤朝廷之上所當言者禮也鄉曲之間所當言者教也猥賤之物不可言於朝褻嫚之事不可言於家君之詔令誦習而稱說臣之職事論列而昌言議道法者不下三代語行習者不越四德要使

天下聞吾言而益信其所固有得吾說而各証其所同得不使有德者厭聽不使無德者起爭不以吾之所長掩人所短不以吾之所短廢人所長是君子之言也若夫一發言不離狙勢一持論不忘遂私趣人有爲必以利啖之欲人無爲必以不利沮之雖與人言道義之事其爲說也亦依於利辨說雖多總以飾其險阻尤君子所羞也君子之行彌乎天時亙乎海宇通乎晝夜渾乎寒暑故有當勉者有當克者有當辨其疑似者有當引伸而觸類者聖人者積行而成非一躍而至也習之則能察安之則能習一而不二則能安矣日親六經之指以窮道義之原嘗觀天地之心以長閎曠之識安止者仁之順遷善者義之決舒泰者循理之實效高明者積善之累基日新之功梯有以取

無累心之處緣有以省無憂世既深不覺其思之壹樂道既真不覺其事之長也止貪於微止競於初止淫於意止慝於獨積小善以成大美聽微言以救巨失食息起居常若有所制而不能遂語默動靜常若有所防而不能果理之積中也富心雖閒適莫不在義禮之中心之觀禮也熟觸物呈形無不與吾心相見欲閑其過則獨處而思之欲君子之道廣則虛己以好之剛者和之艱者易之深阻者夷之猛決者馴之流易者止之隘者闢之卑者抗之鶩者策之固者達之皆以均調取適養中和之德也有倣蹤天下之心則常伸於物上有臨財無苟得之志則常不屈於物下獨行其願不愆於素履道以坦不亂其貞澹泊之趣超於遺榮閒定之懷高於抗志內之嗜欲既省外之物誘

皆輕自攻其過必能容人之過吾愛吾鼎亦必愛人之鼎嫌疑所不及勿設情以待人賢哲自有心勿相索於機械尊其身者必不卑其儔匹處於禮者不加人以非禮不陵人而上之故佞不能媒讒不能間爭先之道在乎處後持滿之道在乎若虛忘私則自牧無我則不校居敬者自強反觀者常勝內之衾影無媿外之險阻自夷隕而不喪得而不矜損而不削盈而不溢迫而弗困寬而弗陵羣而弗掩孤而弗危安而弗惰悴而弗辱喜而弗昵怒而弗艴能而弗倨絀而弗嫉譽而弗市毀而弗讐先而弗疾後而弗迫亂而弗改其度是以所居皆安所知皆適觀其倫常可以知事使觀其喜怒可知恩威觀其措置里巷之務可知為政天下觀其步履端莊可知蹈義不回觀其起居有節

可知非禮不動此君子所自勉也自治不勇則惡機日長惡事日積聰明有餘恐易於見理亦易於藏慝也終日爲善不免自欺者有爲爲之也與人共爲善而不若彼之有成者誠僞不相若也同爲一善而人情妄彼不安此者素行不相信也器量不相欽也喜怒不愼其氣輕也原所由來惰於克己也情欲不戢其志淫也原所由來疎於務本也最難平者怒姑緩焉以觀理之是非最難防者欲亟塞其浸淫之路以驗心之疎密事事貪慕必僟小而失大人人稱美恐好圓而毀方日聽庸俗之言則植德不固多所沮喪日視刻薄之人則心不仁和敢於爲惡惰慢不脩勝己者遠燕遊無節佞我者近相與並立欲掩其美是自毀也相與共事欲壞其功是自敗也因人情相靡而婉轉以

順之逆探人邪志而柔從就之是相與爲不義也勿好大而力不足勿思遠而行不赴念之自知者勿遂其妄行之恢廓者勿離其本居處豐溢飲食珍異其間必無志士也鬪人有惡怫然怒之則工讒者易爲謗鬪人有善必慢應之則護前之私爲人所窺終身無受益之望處下而心不服者不可居上事上而道不盡者不可令下兵不憎鏌鎁而憎陰慘之志怨不淡矛戟而淡次骨之毒禍不遠暴戾而遠居心之薄禍不鍾顯惡而鍾詭秘之私遇故人不親而勢諸名卿爲熾吾鄙之羔鴈在門蹶然而起割席分坐自異於鄉黨儔伍吾嗤之居官而達無一二可紀之政而擁厚貲以歸吾恥之不居鄉相不近道而妄發於以憂人之憂樂人之樂致客千里醵貲萬貲吾危之也故三有七

無三患五恥之屬君子無時不省察焉小旻之卒章黃父之九言君子無時不誦憶焉師友不及攻吾短以朝廷法教自治法教不足及吾隱以朝夕聞見自治九思自警無時不在省察之中下流自惕終身不履非禮之地心所欲爲稽諸知仁勇三德不合三德是謂妄動三德無忝行之不必疑也此君子所自克也寬大美德也寬大不知界限其終必無廉隅苟無廉隅凡可容身莫不暱就矣忍柔美德也忍柔不思自勵其終必無羞惡之心苟無羞惡凡有微利亦思啖之矣儉朴美德也但知貨財宜節不知道義是崇必至損人所有益己所無而放利彌甚矣謙恭美德也但知處己宜卑不顧遇物有節必至令色足恭見鄙於端士矣宏曠美德也然宏曠之致出於虛假則狹隘拘謹

反覺發於眞實而宏曠之僞不若拘謹之眞矣勤勉美德也然有終身之勤無尺寸之功者非所爲而爲之也內無益身心外無當事業與棄日同也博聞美德也本無檢身之勤日事見聞之末物愈侈者心彌放理愈繁者知益紛日積月累塵垢滋深所謂物者皆以奉其私意所耽所謂理者益以長其私欲所蔽也此君子所必辨也天地之間和氣之充周也稍有不和卽爲底滯卽爲缺陷所貴於君子以其能和也所惡於小人以其好爭也世治則和德被於小人世亂則爭端起於君子天生君子所以止亂也故崇讓而去爭者必君子也世治則多賢於衆多之中而常爲人所尊世亂多不肖處不肖之中而不爲人所惡其道無他不以人之不足形己之有餘不以吾之所短廢人之

所長不好倡和而惡參酌也處人己之間未有不自私者未有不多欲者君子志在安世不在安身知一人私欲可致衆人爭亂衆人私欲可致舉世爭亂故欲平世亂先自平其心去私者視人之善猶在己寡欲者推己所有以與人故措世以安亦藏身以固也君子有所甚易有所甚難其所難者王公大人不得而吏之也閒人華士不得而友之也援而引之旣不可干推而崇之亦不樂受其所易者授之以祿無問多寡委之以事不擇勞逸水土之役執技以從鄉曲之吏奉命惟謹也貧之貨財老之筋力君子不以責人山人用舟澤人用車君子不以强人寒之葛履暑之旃裘君子不以苦人此引伸而觸類者也驚世駭俗之事可暫而不可常其可常者必其可久者也常者事之理

也久者理之效也聖賢不以後此之效決前此之理故道其常不道其久日用之間當然則然有生之類當爲則爲以人我同得之心處人我同然之事不營心所事外不求報所事中道德所在無不同也必欲人之同已者道德未至而强人以相下也仁義宅心無不是也必欲人之是己者仁義未充而求人以無非也君子論世惟欲其有道也論人惟欲其行道也有道於世有道於身其道一也行道以人行道以己其行一也處順境者不喜事之遂意而喜爲善之易處逆境者不悼生之不辰而自謀守善之堅則或順或逆或窮或達無往非入道之日矣過者過也過於本事之中道也天道盈虛消息人得其理以爲進退存亾當進者進當退者退當存者存當亾者亾夫何過之有哉

乃當進而退當存而亡則有之矣故人之有過不可不改雖在髦期猶當自勉聞他人之過亦當自省也爲人受過賢士之心與人同過賢士之行與老成之人居與端誠專一之人居皆改過之助也不以一朝之失戾五常之性不以五常之性徇一朝之失是能改之力也所過既改故迹不存如更是一事矣人之好之嘉其既新忘其前失如更是一人矣夫改過者天心也天道純陰之時萬物剝落冬至子之半而一陽復矣自五月之姤至十有一月其數爲七而必復矣天地之心未有一往遂盡而不返者人居其間晝與日俱馳夜與月俱逝無一事不合乎天賢者爲心未受牿亡所以去天不遠違止咫尺負疚萬狀俄頃不能安者天心迫于內也小人善機已絕如亡國之社不受天

陽是以愧恥之心不用以改過而用以文過求一事能悔不可得也如萬物已槁不受天地之氣絕則竟絕矣又何望其復蘇焉改過之美有悔於厥心者有服於人言者有創於覆敗者其爲補救則一遂過之惡有不知義理者有性與人違者有狃於不義常懷僥倖者其爲迷復則一聖人之言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未有言轉禍爲福者聖人重改過謂其能轉禍爲福也書記秦誓是也蓋一念悔悟萬善從此生焉所改者一事其美不止一事也是以聖人取之天心佑之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嘉其有改悔之美無飾非之衍故隆其譽以爲揭日月而行也若夫患難既寧謬舉復多屢爲屢失亦屢失屢悔聖人所爲頻復之厲亦奚取焉

成務篇第七

天之告人亦詳矣知者能知之賢者能行之器械宮室舟車之類觀象於天大經大法陳焉觀草木之花實鳥獸之儔匹形體之隻耦而性命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麗也火見而清風戒寒鳥中而農事皆作將寒則呼婦子室處將東作則主伯亞旅皆出於田天無時不示人以事君子無事不受命於天也此制事之本也物必有措置之所指諸其所聖人不能易也義者事之所也事有常有變而義以爲中常之所宜聖人用其中非用其常也故處常足以應變之所宜聖人從其中不從其變也故應變所以守常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長短月有死生惟聖人能循其理能通其變循理者仁也通變者知也仁知合德而後

能得義之所在也故義也者凜然不可犯猶王者之命也
王者所命即天命也命之所在即為義義之所在亦為命
若不知安命即是不安義也故凡命所不可為小人以有
害避之君子以義不安而止也小星之妾不敢當夕命有
尊卑即義有可否非避害也實畏義也孤竹之君遠適海
濱義所不安即命有不受安之若命而後能行義也衛之
幸臣嗾以位而不受義所不可即命所不有也衛之嗣君
不可以父命辭王父命可以王父命辭父命命之所大即
義之所重也合命以定義而義益明此制事之用也義所
以法天也知所以辨義也知也者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
也周流四海曾不崇朝小智博物大觀窮理理有餘於物
也察邇者防姦通識者徵義義有餘於僞也天下之物熾

然而光者不必內映瑩然而鑑者不必外光智在四德爲貞於物候非幷發榮也而收斂也衆人求知於聞見聖賢求知於義理故衆人之知流于妄聖賢之知統于仁以仁統知者其知大矣亂天下者私智小慧也利尙未形也鑿空而妄搆之害尙未萌也淚求而苦攻之多爲之揣摩多爲之期必多爲之防護多爲之導就然而無益也徒迂以歲月放之之險阻甚有由乎覆車之軌者君子之知用以辨義而已矣器類紛錯不任聰明而一授之象數以象數能周器也萬物繁育不信物態而進觀天道以天道能裁物也凡事合義者如歸餘於終歸奇於扐不能踰贏縮之理事不合義者如灼灼其華離離其實不宜在凝寒之日有德於人衆所稱美也有時略而不取義重於惠也救災恤患

蹶然而起雖逼其仁以義而不與也義重於恩也崇匹夫之小心貽名教之大辱以此知義重於信也功大而義不足者微其功以明義而義始見義於功俱美者詳其事以敘功而義亦見以此知義重於功也或抑一人之惡以眾人之善或抑眾人之惡申一人之善以此知義重於眾也辨義之學莫如去私甚矣私之爲害也晉平公杞出也其治杞田也以出而厚母家情也行以私意則有害於義女叔齊於魯以職貢不乏不盡治杞田亦義情也藏國計以行則義而非私乃知情者義不義兼焉者也惟私則全害義君子處事必大去其私乃若其情猶可衷以義也枉道以扶弱猶枉道以助強皆私心爾矯誣正理而譽人以善猶矯誣正理而毀人以惡也皆違道爾因摧折而意氣有

加猶摧折而素履盡失也皆信道不篤爾以柔巽卑屈事人而得所欲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我而恣所取也皆患得患失爾聖人性其所性神道在躬以物與物其應無窮內無所係外無所牽故止乎當止之處不措於非所行於當行之日不失於後時欲誅亂人則誅之欲討亂賊則討之一身之內一心之中有純陽而無纖陰與乾合體即與天合德行所撓曲而爲羣陰所牽持乎是以徵於事者喜怒哀樂必中其節辭受取予必式於義出處語默必合於道議論文章必折於聖必根於性而私無所托不必秉權熟計而後免於爲惡之事也事之成也不能孤立必有資於對待既有對待即有異同人之有事非成往事之終即開來事之始自始至終必有變態天下所樂者同也所同

之中又分趨洽比以求同所惡者分也所分之中又區畫扞格而互爲分是以其同也得必至於相靡失乃至於相牽其分也初猶似乎相御終遂至於相戰君子兼覆天下必使即而懷於異同之中勿使忿而決于異同之外與天下賢士參考互訂各盡所長以求殊塗之功不與天下即夫隨聲唱和僥幸妄發以遂一方之見所以見至理之無偏王道之無不貫也否何世俗之見必欲委曲徇物使賢者雖有義理無由常伸於衆論而依阿澒洞往往行乎無阻礙之域又以世情太工不能生長道義之心廉隅牆壁盡捐以徇人去百鍊之剛爲繞指之柔終不能成天下事也且一事之中或難或易或吉或凶皆點綴事理之變態而所事之正理則屹然變態之外雖紛不亂者也以定理

處之可省用智之勞以大心觀之天地萬物皆在其中而定理出矣故曰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禾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亾何小智之士惡正理坦夷而樂出險阻往往於正理之外別求一理以遂其私旣有別理必與正爲敵旣有其敵必相傷相傷必虧損正理有虧無以燭照邪僞自以爲計定而動不至滲漉而事中固有之變態觸而生者必不在所計之中芒芒黕黕如行道而値路岐一離康莊則岐路之中又有岐矣必不能成天下事矣彼聖賢所爲夷坦而已矣其所尊卑莫非天地之尊卑也其所屈伸莫非二氣之屈伸也倒行逆施者無爲欺難險阻者無爲消沮閉藏者無爲瞋目切齒者無爲紛亂雜揉者無爲隱黨崇仇者無爲履中蹈和政明刑肅者爲

之不中不和不成政刑者非爲也是以知則欲人共知行則欲人共行憂則與人同憂樂則與人同樂無有間也所以合同異歷常變而無不宜也事之大者莫如治亂之幾事機之會不可失也君子不能起而承之必有小人起而乘之小人敢於一爲以其僥倖也廹爲之而效所謂君子者乃始屏息竊歎悔其失於後時而天下大勢遂在小人不在君子又或彼此皆賢不自我發使豪傑之士先我爲之雖有其心不能果決以違於事其亂雖定而束手旁觀亦終身之羞彼奔走使令小人之才也君子或因其才以濟吾事小人即竊其事以軋君子爲君子者力不能制任其滋蔓難除卽間起而除之害且發於他端翻貽天下以不可弭之憂且以小智而挈大權不能靜亂更使亂人擊

去之以張其勢皆當事之過也且天下之事利或生害害亦生利不可一切退避不可一切直遂不可避而避是廢人道也不可遂而遂是逆天心也或迅猛以震動或詳審而濡淶迅猛者如疾雷之奮地詳審者如春雨之潤木義在詳審則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不爲懦弱也義在迅猛則焚溺之援戰陣之機摧剛之勇救鬬之速非以急難趨利也斷以義而必行志氣雖疾心慮則閑也不可遂而遂者志大心勞求非其道敢於犯難終以輕發喪功宋襄欲爲齊桓之事已而見困是也不當避而避者一意慎重失所以斷至於智勇俱困劉繇王朗論安言計動引聖人使孫策坐定江東是也此易所云微彰剛柔之理也微章者舉事之機要剛柔者居身之規矩剛柔以立

不徵章以審機知微徵章而不知剛柔則不合天地之正理舉事必流於機詐知剛柔而不知微章則不察人事之緩急應事亦失於拘泥故同德為衆知幾為義與衆與義而後可圖天下事也處事之法有天然之良能有不易之規矩有必由之塗徑有自然之節次是以上下古今不可無學程力矯惰不可無志學也者致廣大之理而會於吾心舉吾心之廣大而施諸民物者也志也者才之所由以盛也氣之所由以壯也事會之來有人事阻遏不得直行其道者有內心多欲義理不能自勝者有衆事遝至應接不暇因而滲漉者有一事之中曲折多端節次陵亂思慮所未周者必也人事阻遏則思物我之際何以有間內心多欲則思克己之功何以未精憂衆事紛遝則思古人何以

不擾慮一事難周則思古人何以不遺事變有方者也其奪人之精爽而使之無者於其相牽也死生不偶者也其薄人於危險而不可逃者於其相靡也人之一身少壯衰老形體與性情所宜不同古今之久皇帝王伯其時之人心事之得失亦所宜不同上所愛憎之情下爲吉凶之命不可以理求也此所榮藉之階彼爲恥辱之門不可以類觀也古人偶遂其易今人適際其難不可辭以不能也大率失意之事不必急求遂意靜以待之自有遂意之日治天下亦然小不正者非才略所能正持之以靜久當自正也動之極者非法度所能止制之以靜其動自止也一事之功未奏不可更生一事用力苦竭二事俱僨也一害之去未堅不宜更攻一害用志既分二防俱疎也容足之外

無用之地也非此則足無所容未雨之綢繆不必然之慮也非此則禦雨之道未盡也宜先而後是謂失時失時者兩葉不去將用斧柯宜後而先是謂兆憂兆憂者神者告之行將自及也以干賞動者慮及傷害而止以蹈利奮者微見抑損而紲扶義以動則折而不撓守正以奮則困而愈和何以知之以其終事知之終事百折不回必非一時意氣所為也人心風俗習貫為常者變而更之亦自有法事有操之太蹙為已甚者此類是也事機相觸姦人懷僥倖之心緩之須臾則常理自勝事有天不可必抑之以從人事俾與眾共見此類是也事有益於人者有一人焉不顧其難而欲為之雖成否未必要不可不分其任於此猶豫人皆從善而已不與君子所恥也事有害於人者有一

人焉憫其爲害而欲去之雖謀之未審事或難成君子處此更當竭力以相之極慮以謀之明其理以定衆志異其詞以和衆心於極難成之中委曲求成必不可得焉則已矣若片言依違勿論沮衆樂禍罪先歸我而憚勞失時之譏亦君子所恥也凡事之初幾皆利害兼焉衷以禮義一則定定則明矣既求其利又慮其害是有二心有二心者必偏受其害何也天下無無端而利害及之者率由義理有闕是以嗜欲乘間而入嗜欲者害之門也一心之中人禽相搏陰陽相戰寧靜失其體取舍猾其神陵亂之極必生悖謬是以偏出於害也蓋利之爲言與義爲對非與害爲對者也義與利有相搏之勢故足相勝害與利有相避之勢故常至于不勝義之於利猶疾病之於箴砭箴砭所

以攻疾也故有必去之疾害之於利猶羅網於坦逵凡所以避羅網就坦逵者多方以從事左右以遷就展轉卻避亦安知羅網之所在故常與相值也總之人不知義則趨利與避害同一愚且悖也權依於衡者也衡者物之平也不越一衡之中移此儷彼是之謂權仁義禮智處事之衡也視其時所輕重移易以就之斯謂行權若必爲不義之事以行仁爲不仁之事以行義是舍衡取權也權將安附乎古之行權者或自捐其身或自墮其名夫捐軀墮名皆非常之事以其非常也是謂反經反經之謂權無可奈何而必出於反經是謂行權也夫無可奈何之事謂其與死亡爲鄰蹶而赴死不如與以行權死而無所益不如行權以爲後圖也若欲自全其生而戕人之生可以安靜無事

而譎謀挑禍是戕仁害義不謂行權故曰反道行權亂之招也降而愈下人日以知計爲物之權衡禍福或中道義盡悖不明道義故亦昧於禍福以百年之禍易一日之慊而不自知也則行權之説誤之也嫌疑之害馴致不測者有之聖人絶嫌杜疑則不測之害無由而作然聖人不以避小嫌而害大義也萬物一身也在已之義猶在人也古今一息也今日之義猶之古也所行皆誠而無妄則於義皆安而不必嫌矣禮之可决嫌疑也疑者决之非有所嫌而卻避也避之一言猶是以禮制心事之當然則合禮而已不煩制伏也卻千里馬不受後有薦舉未嘗忘之然亦竟不薦也此人可薦則不薦者私也不可薦而不薦是謂以義勝私何不忘之足嫌兄子有疾十起而安寢子之疾

終夕不寐此亦人情非有私也覺其有異反爲私矣有恩者避而不舉有怨者置而不治此乃全乎徇私非循禮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可以處嫌疑之際矣以私心待人者自處不能無私者也以機心疑人者自處不能無機者也君子言必由禮動必由義何私之有何機之有禮義所在猶疑其私猶疑其機是疑之者之私非君子之私也是疑之者之機非君子之機也人之立身朴直者不必更求脂韋拘謹者不必更慕圓通由已率常順事恕施而已矣先正學問踐履所當取法也世俗之論謂其不必如是不當如是聖賢之言師友之訓不信而世俗苟且便私之言則信之學問志行不如古人不恥而官職之高下奉身之美惡智巧之有餘不足則恥之士大夫自棄於聖賢者

少因緣披靡漸遠聖賢者多所以仰不媿俯不怍必非與世俗爲低昂者也故才智以相資而進志行以獨立而成羣居旅遊可以增益才智杜門漢居可以砥礪志行求志行之士於漢居求才智之士於旅遊若挹水於河取火於燧不憂其無人也君子之用心也議論不必太深深一層卽有一層之障蔽是非不必刻入刻一層卽有一層之頗僻王允旣誅董卓部曲望赦而以疑貳遲之凉州未安而先設關東之防此計之太深而滋蔽也王安石勘登州婦人獄違衆論而貸其死此刻入取異而滋僻也子產放游楚義也吝于子太叔遂以行義也未嘗求深於本事之外也溫嶠還都李晟移軍居虎豹之窟而用權以濟未嘗求刻於所事之中也聖人言行平實不求異人蓋以實心行

實事自不能異人也是則所謂道也東山之詩能兵而歸者也聖人于人盡其道而已不以初終異致故卽始可以要終處其下者敬其終事如始事也假令周公處此口惠而實不至雖零雨慰勞終不免士卒之怨歎貌忠而心不屬雖赤舄安閒不能弭閭左之憂畏動于義不格于私周公如是士卒亦如是始則上下同事終則上下同德所以爲過化存神也

辨惑篇第八

有義利之辨有理欲之辨有君子小人之辨不辨理欲德則不固不辨義利知則未精不辨君子小人族類不分勸戒不明也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蓋義利之間聖人所最重也以人事言之飲之食之義也身體

肥澤義之利也君子食飲而已不求肥澤小人則不然飲
食與肥澤皆其所欲或饕餮以求肥或節省以求肥皆爲
利而已矣貧者不以貨財爲禮雖儉嗇不爲好利所識窮
乏者得我而爲之雖損所有若錙銖不得爲好義也輕施
者必好奪以其見施之有利不見其非義也屢盟者必速
叛以其見盟誓之有利不若棄義之有利也好利之心勝
雖有餘之時常憂不足展轉歲時遂爲盈虛消息之理所
概而眞不足矣以其不知有義故盈虛消息人之所同而
不足之憂已之所獨未及快意而與俱盡矣王者措國於
長久之地貽子孫以久遠之業孰曰非義伯者壺飧之德
必歸於己一節之善必市於人有所爲而後然孰曰非利
也若子讀書窮理措諸天下則爲事業事業者窮理之終

事名位者事業之緒餘也小人志在名位而後爲學官資
稟祿相競升降顯晦相踰去義日遠嚮利滋深雖臣子之
義率皆有意爲之自以爲是而不知蹈於惡利心存焉爾
利之爲物使人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奪之所奪之人必怨
之矣人見其好利必賤之賤之必遠之見遠於人亦怨之
矣義者天下之公故好義者人皆好之利者衆所同欲故
好利者人爭利之利人爲惡而何其隙助人爲惡而受其
利不必攻戰之慘而所傷多矣是以戰國之人皆以利祿
爲實道義爲名有言道義失利祿者皆以爲崇虛名損實
事倒置若此所以謂之亂世聖人言義利之辨以正性命
之理謂天之所命固有義而已背性違命而後趨利非有
生常道也君子居身於人之所棄息意於衆之所競非弃棄

利也安義焉爾獨標脩潔之名以形世之汙漫亦云利心未盡猶非義之義也此義利之辨也意之初動皆理也轉念而欲生焉事之初幾皆理也稍間而欲附焉爭其界限在乎幾辨其去取存乎豫爭其界限者出此入彼其際甚微如疆圉之事此進則彼退此得則彼喪雖止尋尺不可假也辨其去取者在乎勉强而已矣甘食悅色一日之內强制二三今日尚覺其難明日頗覺其易常持此心並難易亦忘之直不好而已矣如冬裘夏葛並陳於前非時弗服也君子好脩必能日進厥功前之垢汙今之湔浣也前之汙漫今之瑩潔也前之激烈今之和平也前之迂緩今之振迅也如鑿木爲竅竅擴則木空負土湮流土滚則水淺必不並存者也必不中立者也旬月以後之去取猶然

旬月以前之去取非怠棄也卽自漸也是不能勉強者也有意動於理措諸行事乃放於欲者矣亦有意雖未善以措置不安輟而弗爲因之返正者有矣未有意動於欲措諸行事能止乎理者也欲之爲人害也有撓而相戰者有勝而相先者有在外相困者有在內相攻者君子之學具有平易之理卽可勝一切相搏之欲具有斂藏之理卽可勝一切相競之欲具有和粹之理卽可勝一切外境之所困具有廉貞之理卽可勝一切內嗜之所敺聖賢之書古今之事時王之法制良有司之條敎皆平易者也皆斂藏者也皆和粹者也皆廉貞者也求所以勝一切之欲無以易此矣引鏡而自照見其面不見其背也以我觀人面與背無遁形焉以情觀理見其是不見其非也以道觀理是

與非無遁情焉視天下事猶己事而以天下之公處之視
己事猶天下事而以天下之公處之皆公也公即理也以
私心處己事以己之私心處天下事皆私也私即欲也己
有不見人無不見己與人有不見道無不見以道並觀如
登高而俯視也一念不存理則欲間之一息不存理則欲
據之其本皆理也揩之不當則爲欲矣觸而不檢亦爲欲
矣戰而不勝亦爲欲矣因仍而自安亦爲欲矣理有反乎
勢而相正者有限于勢而相安者有直行所見即當者有
委曲遷就後當者欲則不然悻然求遂而已矣此理欲之
辨也君子小人之辨先自辨其心若往而辨人亦自堅其
心使不昧所從也其處顯一也持身益恭臨事益敬謹其
所知不爲無益之知擇其所行不爲無益之行天下皆仰

其文明必君子也樂其翾且翔也樂其䟫且突也鑿五常之德以行私壞兆姓之良以遂欲必小人也其處窮一也居之以敬恭承之以靜一其道常亨者必君子也承之以憒憒居之以挫辱致怨於人而不可解者必小人也其有能也人皆喜而道之欲其道之行也其未能也人皆樂告以善以共輔其不逮必君子也值其所能則矜勝之狀人不能堪值其不能忌疾見于面齮齕盈于中必小人也非所譽而譽則畏其害仁非所毀而毀則畏其害義子人以可親不樂其相附也子人以可棄不惡其相訾也必君子也譽人則恐其不知毀人則怒其不服聞毀則遷怒而多怨聞譽則未同而色親焉必小人也君子善善長而惡惡短善善疾而惡惡緩不棄人于非類不導人以非幾小人

持已不嚴責人已甚始則陵人以取是繼乃勝氣以藏非君子好言事之常聞常理見伸而色喜小人好言事之變談權變勝正而神怡君子言人之善俛焉孜孜惟恐不及言人不善恨已不能箴砭恨其人不信吾言不能助之改過也小人言人不善則掎摭小行以汙大節附會暗昧以疑羣情其稱道也苟非親暱苟非依傍詞雖致美而意不偕來君子者禮貌衰而趯然去侵辱加而忿然起直而不不可撓也銳而不可觸也以無所係戀之心必行其志以無所撓曲之志必盡其才小人則怨尤淡而承以屈伏殺機動而將以笑言淡而不可測柔而不可翦乘是以陷人而莫之禦也强求脩飾以求豫乎君子之流此計不遂明示天下以人類之憂使望之者若礬石之不可觸也學者

於此何所不容而必欲辨之蓋所憂者淺故辨之宜豫也
君子立心但求有益於人不必有益于已故其發志無不
直遂如木之參雲蔽日者其初皆萌生也小人則不然苟
非有益于已卽不復有益于人故其發念無不迂曲如草
之滋蔓穢塞者其初皆勾出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直也又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曲也以孔艱之心害有覺
之行此義理之憂也天地之氣天下之物凡膠結翕聚者
往往多所藏匿凡疏通散處者往往多所匡持風行水上
自行自止風過水平渙然俱釋何所容其係戀何所容其
險阻小人則不然以其善迎意指亦欲人迎其意指也以
其好揣隱情亦虞人之揣摩其情也間談指爲譏諷論理
疑爲箴砭譏諷則不堪箴砭則不受忿而疾之必思所以

報矣有所爲而作之無所爲而輟之有所爲則銳敏急疾無所爲則傾搖懈怠同利而在已者取多同害而在已者取免居則晏安自處動則危險遺人不幸共事常相隨覆敗且虞傾蹈此人類之憂也君子循故事安禮節不自爲輕重稽古訓本天心君臣上下共由之羣才不聞其錄用而無不用矣小人則不然非其意之所好不欲引爲類也非其情之所安不欲樹爲義也非其私之所便不欲舉爲例也以此心用智必多譎詭之智以此心逞才必多邪慝之才雖有君子牵裾嘗避之日夕與謀皆頤指氣使之流以此共持國是無所不亂矣此世道之憂也夫揉理之直以從曲則不可共學行並植而心安忍則不可共事壞事之定體以快私亂天下之是非而使無所據則不可共治

天下是以不可不辨也昔太宗得良弓十數以示工人工人皆曰不良帝問其故工人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也小人之心適類於此士大夫相見之初學問人品未必一覽而知試微叩之觀其言詞所及孰有喜色孰有倦色孰道其詳孰道其略或審聽欣躍或顧望愕然亦可得其情矣既得其情即當置之不論親疎貴賤一以常禮待之所以求免于亂世也

釋志卷三終

緯志卷四

竟陵石莊胡承諾譔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聖王篇第九

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載在書傳所以脩己者敬也所以治人者明也敬以傳心明以立政二者君德之大綱也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惠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者君德之條目也易之有乾象人君也乾有四德君亦如之含育萬物包羅衆善君之元也膏澤所及發榮滋長君之亨也成功之日性命各正君之利也宥密之中太和不息君之貞也人君以萬物之元爲元以萬物之亨爲亨以萬物之利爲利以萬物之貞爲

貞萬物並育不害君之廣大也萬物會聚偕樂君之亨嘉也萬物各成其功能君之利益也萬物各保其太和君之堅固也是以德大者福備美充者施博其生才也衆格天也欽享於鬼神也誠誅不服也克及子孫也遠君德之徵驗也君德所重者存道心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道心之精一也蓋以有天下爲樂者人心也不以有天下爲樂者道心也荀卿曰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不知此善言聖心者也周公戒無逸未述三宗勤敬先言稼穡艱難既述烈祖成德終歸於省察民間之怨詈蓋不念民力勤勞雖有先王箴儆不能止晏安之間作不察小人怨詈雖有祖宗恭儉亦無救戚怒之妄加是以更端反覆咨嗟詠歎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蓋人主之心天下治亂之

幾也屏絕私欲心平道義端居淡念靖夜自思必有見生
民未安政事未醇者君心不忘稼穡勤勞后妃嬪御不忘
織紝澣濯一念所動一事所行不以自行其意而所從者
臣民所共也不憂拂已之欲而所憂者臣民所拂也不惡
觸已之怒而所怒者臣民所共惡也不樂從己之欲而所
樂者去乎臣民所共惡也人君之尊泰決者失於所恃泰
大者失於所蔽泰動者不知其泥泰信者不知其窒泰亢
者不知其極是故冕璪肅其體鸞和平其心滋味實其志
圭瓚靜其氣七鬯重其守環珮節其動外屏不欲見外也
旒纊不欲見內也蓋服食器用而勸戒存焉不待瞽史誦
詩侍臣進諫也又且時日有戒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稷食
菜羹是也居止有戒亡國之社以為門屏是也入廟門有

戒我有嘉客亦不夷懌殷士膚敏灌將于京是也以儆有位者自戒三風十愆申飭于卿士臣弼於黼扆是也以告遠人者自戒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是也孝子慈孫之祧毀有戒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也君臣朝會所奏之樂有戒文王之詩其言天人之際興亡之理是也所居都邑有戒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是也成王訪落之章康王御門之誥見于詩書蓋以先王堂構未成靈爽未安非後君逸樂之時故嗣服之日有深長思也天下雖定禮樂未興其事未艾也漸民以仁義未至浹洽而深入其事未艾也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耿光大業繼統在茲未能宣揚聖業其事未艾也故易之為書以未濟終焉天道惟其未濟是以復生天生地迄萬古無盡人主存未濟之心是以卜

年卜世餘澤未可量也此無他皆所以全道心也曰言堯舜之道而不進人主以存道心是舍本言末也爲君之道取天下至正之理爲師而赴以必爲之志故能不惑流俗且德古人何言乎至正之理仁義禮智是也仁民愛物皆仁也禁暴誅亂皆義也恭儉莊敬皆禮也體物類情皆知也凡書傳所載公卿所陳天下臣民所仰望深居所以宅心講筵所以勸學未有不本此者也得其一端之謂賢時出不窮之謂聖彼功利淺說權變詭謀刑名慘術異端小道不合聖人法言先王彝訓皆宜屏絕君能謹此則師法有定矣何言乎必爲之志也志在居身以正則凡去淫溺罷倡優省游畋交萬物有道奉養有節不勉强而克爲矣志在內外皆得其正則凡貴夫人愛孺子乘間進孰行其

險詖私謁者必不能遂親屬恩澤必不使與聞朝政不以便辟充耳目之官不以嬖御士疾莊士矣志在百官無不正則必任賢使能虛衷以受益燕處之時選端人正士居其側博聞者資善方正者司過成就一世人材以備無窮之用憸佞不屏自遠矣志在萬民無不正則平刑罰省繇役薄賦斂務使德厚吏良人樂其生無犯法之事矣志在古聖爲法則知天下之道散寄衆事亦散寄衆人合天下之善而道始全盡天下之心而善可合也心也得大賢而用之然後盡天地萬物之道治天地萬物之事矣君能行此則志趨有定矣然而衆正之本尤在君德人君者天下所共承事也目不乏於視有爲之致所視者耳不乏于聽有爲之給所聽者口不勞於言有爲之宣所言者動不自

爲功有爲之奏其功者心不煩於慮有爲之極所慮者以其備四海之奉而承事者衆也由此推之喜不自賞有爲之賞者怒不自誅有爲之誅者嗜不自淫有爲之淫者欲不自恣有爲之恣者過不自積有爲之積者怨不自搆有爲之搆者以其處無上之勢而導諛者衆也由前之承事則可悅由後之導諛則可危以爲小物而忽之卽此忽易之心養成大敵謂控持在我而輕發之豈知事機一發卽非我所控持也是以聖王之心一切出於誠敬祖宗艱難啟土不忘於懷前聖寅畏戰兢不弛於中身心潔清嗜欲不亂精神凝聚終始如一自正其性然後能正天下之性書曰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此之謂也又莫尚乎昭明賞善罰惡與衆共之莫敢冒功匿罪矣開誠布公由乎正

直莫敢欺慢窺覦矣宣昭明著使人易知勿示之以難測莫敢讒佞比周矣匹夫爲善而知人君之志同也貴大臣藏匿而知刑辟之不可貸也不以無益觀游妨有用歲月不以無益玩好賤清廟明堂之用器遠近大小莫敢道以非禮嘗以非物則邪慝之人伐性之事無由至其側矣上不以滋味爲悅下不以貢獻爲功不至梯山架壑𥶡取供御之物則山川草木鳥獸魚鼈無不遂其生矣道德爲麗慈仁爲美宮庭奇巧輕纖之具不市於州郡非服食器用不受象胥所貢遠人方物用以班賜臣工示不私諸已亦不使身之所須因有餘以生侈肆矣加以金丹不御佛老不奉祥瑞不賀工築不勤孥𢢍不收大號不盈內降不下疏幸臣而絕旨酒遠南威而盟强臺則仁如堯禹壽若松

喬矣鹿鳴四牡至誠盈于中嘉好接于外所以人心感動
音旨和平天保之詩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
其上人主以上哲之資日與賢臣圖事虛心詢訪以求義
理之中無以辯論馳騁上下古今展意顧事謂羣臣莫及
稽古之儒方正之士亦自信所學輔翼其上上下之間有
恭敬以將之有物采以酬之則合乎鹿鳴之三矣以民俗
善惡觀政治得失民之時雍君之協和也以君身嗜好度
民間情欲君之歡豫民之歌笑也不立法求治所以使天
下治辨者賞善罰惡之典明也不飾智防奸所以使天下
淳樸者黜浮去偽之旨明也不更化變俗所以使四方回
心嚮道者致公崇政之令明也力役繁多恩詔恤之不若
罷作休之冰紈方空縠吹綸絮禁天下不服不若禁三服

官不作朝廷之上更無餘事與天下臣民相忘於太和相喻於教化所謂吏人奉法百姓還淳皆不以文具悅目虛美薰心天下之善皆象人君之善則天下之福莫非君身之福而合乎天保之旨矣昔之人君其心一放百慝皆作嗜欲多則擾亂奉養濃則昏濁志意放則卑暗三者存於心求政潔清不可得也喜輕則易營怒輕則無威言輕則多失動輕則多阻四者見於躬求政凝重不可得也好詢訪爲名則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矣好益下爲名則吾儕小人輟饔飧勞吏矣好服遠爲名則東鯷北女來獻其琛矣好闢地爲名則混中原風氣之殊嘗天下輿圖之半爲賀表矣忠篤內喪華美外颺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盜賊不白流亾不上矣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天保廢則

福祿缺矣推而廣之則小雅盡廢天下亂矣夫君德不純理欲之界未淸也一念之頃公私邪正皆具則一廷之上君子小人並存一令之行利害得失相紛民未受得之利先受失之害未食君子之福先被小人之禍此由德不一也人君親賢勤政之外不宜多所嗜好有一事嗜好卽有一事恩倖多一人恩倖卽多一人毀譽主不好方士則文成五利不得進不好馬則葦槃提斛斯正不得近不好擊毬則四方不進趫勇不好宴樂則倀子倡人不與朝會不好俳優則舞魃醜言無由巧詆賢相矣不好微行則烏集雜遝自遠輕車小輦之名不傳於四方矣元帝隤銅丸擿鼓聲中嚴鼓之節而定陶王亦能之幾以是易太子賴史丹以免太子之危也元帝隤丸之技有以致之也楊億入

直忽被召至禁中眞宗示文一篋曰卿識朕手跡乎皆朕自起草未嘗臣下代作也億皇恐不知所對而退蓋入欽若之譖也眞宗攻文與下相競有以致之也徽宗隸書梁師成命處殿中御書號令皆在其所師成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之矯僞徽宗善書天下傳習有以致之也徽宗遣童貫詣三吳訪書畫奇巧蔡京與貫游不舍晝夜晝屛障扇帶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由是入相京之因緣以進徽宗書畫奇巧之好有以致之也豈無他德不一也文中子曰大哉一乎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此君道之要也

聖學篇第十

說命之篇君學備矣其言曰惟學遜志務時敏蓋虛以受

人則賢士樂進勤以勵己則淸明在躬作聰明亂舊章非所謂遜志有所爲則作之無所爲則輟之非所謂時敏也又曰惟斆學半帝王無設教之事而盡倫盡制所以教人也聽政糾刑亦所以教人也親君子遠小人亦所以教人也教人者所以自學也又曰學於古訓乃有獲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古訓之義無不中正純粹得其一端卽有一端之益得其全體卽有全體之益惟涉獵强解遺忘則無益也故所重在有獲祖宗成法皆爾時君臣原始要終而斟酌之本無不善但服習久而怠玩生文具雖存指意盡失爲子孫者信之深而守之固於以究其訛舛詳其節次決其疑似振其廢弛故期之以無愆此帝王之學也人君之學以養德爲先施政次之人主之德其端有四含宏

寬大物莫不育謂之仁剛果斷決事莫不裁謂之義恭謹齊肅用無不和謂之禮詳審精確道無不極謂之智凡書傳所載公卿所陳天下臣民所仰望淡居所以宅心講筵所以勸學與大小臣工商榷而勉勵至於史官所贊臣下所稱所云放勳重華聖神文武者亦不越四德而底於至也四德之本皆在視學賈誼之書所稱四學是也其言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親有序而恩相及謂凡人主親親之事皆在其中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序而民不誣謂凡人主長長之事皆在其中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謂凡人主用人之事皆在其中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謂凡人主爵以馭貴祿以馭富大賢馭小賢之事皆在

其中矣又曰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蓋四學其目而太學其所也師傅之官講明四事使人主晝之所爲夜復從而思之坐以待旦期以必行有所未至師傅又從而匡正焉則嗜欲之心非僻之事所滌蕩亦多矣鼂錯之說亦有四焉其言曰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内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其說要使人主益尊天下益恭屏營惕息以奔走從事未嘗不善也然人君不以愛人爲心必使畏而服之則與仁道反矣聽言受事不求其宜但使不敢欺蔽則舉措不必合義矣不敦典庸禮致時雍之化但以安利爲悅是上下之維持不以禮矣不能使人

自盡其忠孝而勉强以從上險薄詐僞相伺日進趨走承順而藏不測之心前有亂賊而主不知不可言智矣誼本四德爲學錯反四德爲學古今之論所以取誼不取錯也蓋德者善之既成也善者德之所宗也人君德盛則求治之心專一不貳故樂於爲善爲善既多則因事有言莫不戴德而出故善言亦多善言既多則四海之內莫不稱述讚歎而感化者亦多感化既多又何必畏之後服刑之後威動之以利以求其悅課之以行而求其備哉此不辨於其政辨於其學也四學之外又當慎其所近謹其所習人主視天下之人無足敬者其心必放更不可言敬天勤民矣視天下尤物無不欲致諸前其志必狃近小不圖遠大矣他若宦官宮妾不能皆知聖賢之書必選擇而後近俾

非僻之言邪媚之態不得御進以爲好學之累他若服食
器用雖無當於學問皆近質朴屏巧麗不以日新之翫好
賤禮度之服用則遠近大小莫敢道以非禮嘗以非物亦
君德之助也成王初嗣天位周召恐其處億兆之上居逸
樂之中不能檢束其心而放於淫欲故諄諄以夏商歷年
爲戒至于三年喪畢猶然思慕未平則其德純矣始見祖
廟作詩以道延訪之意思述先王盛德以養其心休烈盛
美歸諸祖考而不專其名後王取此詩以爲廟見樂歌而
世世取法焉後世經筵之典是其遺意其事綦重矣然而
講筵之義大抵尊君卑臣非復先代之舊大臣在前史官
在側人主一言一動皆有繩束不能優游悅懌樂親帷幄
故楊守陳請開經筵御午朝一日之間居文華殿時多處

乾清宮時少俾賢才常接耳目視聽不偏左右王鏊請于便殿側依仁宗宏文閣故事選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或即以日講之臣兼宏文之職時御經筵以昭國家盛典日造宏文以崇聖學實功其說皆可常行也推本言之人主之學正心爲要一心之微衆欲攻之苟非學以定志何以卓然自立不爲搖動雖天資盛美猶必戒常情所忽學日躋而德日富不可謂聖智資無事警省也聖賢平淡之旨實理之用日陳于前不可使旁側之人誘之以禍利怵之以鬼神誤之以邪說溺之以小道雜乎稗官野史浮屠老子之學以無益聽聞妨有用歲月也又必使知吾身所爲即古今成敗之迹所由見端非夫歲月所習爲一學日用所行又爲一學也

聖賢論學言理必言欲言治必言亂言成必言敗言是必
言非言精必言粗言義必言利以相對待以相映發以相
砥礪如父師之教端莊和悅皆不可廢也後世喜稱吉祥
惡聞凶惡是以言論之間常去其半以就流俗所忌朝廷
之上遂有進講輟國風之論于是一篇之間可删略者居
半故學問有勸而無懲有喜而無畏有嗜好而無怵惕是
以人君之學不可避諱凶咎刪去規儆也爲講官者必取
志行端方威儀嚴重學識淵源議論純正廉退寡欲表儀
朝宁者然後爲之不可兼以他職使用心不專誠意不屬
有納誨之名無啟沃之實講筵之上不可攻擊朝士樹植
黨與使人主薄其言因以鄙其人因以慢其職也夫帝王
之學不越里塾之書格天之業亦在章句之內但當習之

有法用之有恆不墮文字之名不啟怠惰之端不以淺近妨淺遠不以有限失無窮則夫高宗成王豈遠乎哉

繹志卷四終

繹志卷五

竟陵石莊胡承諾譔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至治篇第十一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亂相尋而天下之生未己所以生者道也故爲治必辨道道不純備雖小有善政不能宏益斯人也六經經世之書也唐虞以前上以開物下以資始天地初立而道行乎其間易之指也唐虞以後迄於三代乃漸備其法人皆貪利謹權審量所以止其貪也人皆好亂立經陳紀所以正其亂也人皆徇私禁暴戢亂所以制其私也有貢賦之等有刑賞之制有天人之紀有君臣之儀有傳心之學有定亂之功書之指也人情之正風俗之敦者扶而進之訓而迪之人情之辟風俗之

偷者革而正之悼而憫之使人憂深思遠不害其和樂生備物不失其正詩之指也王道既微諸侯惡其害己削去典籍無以知治亂之由文質之中制度之宜義禮之公歷數不合天時禮樂不切人事聖人因周禮在魯可以該天下得失故即其行事正以大法春秋之指也易始乎三皇書斷自二帝詩舉西周之典爲多春秋東遷以後禮樂之指貫乎歷代如土寄王於四時故曰爲治者不可不先定道術道術既定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也秦漢以來節族乖方人情僞詭乃爲律令以防之律令之文能治條敎所及不能治條敎所不及蓋任勢而已矣任勢之敝民有遁心下情離叛而上亦無以自安矣夫一治一亂天地時也撥亂世反諸正聖賢力也天生人物其此水土之澤嗜

欲之情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恩道德功名議論行事之迹無不同也而或以義人或以害人蓋由主持世教者代有不同故所生人物亦不同也凡水土之震盪不寧者嗜欲之强暴不訓者倫常之變戾學術之偏詖者皆亂君所使也水土則演爲民用嗜欲則各止其所倫常則雍穆學術則直方皆聖君所使也聖人於人物如其性斯得其用暴君於人物反其性斯喪其用六經者復性之書也其議道也以聖人爲則其制法也以衆人爲心於聖人見道之極於衆人見道之同衆人之所同即天心也治法盡是矣舍此求治必秦漢以下任勢之爲不久而遂敝似治而實亂也故不足道也聖王治天下物無不得其平者平者治之至也人世有自然之窊隆不可復有意爲窊隆也有自

然之權衡不可復自我為權衡也窊隆已定矣或削之使夷或附之使登其為不平更甚權衡有常矣更欲抗之使舉抑之使墜其為不平尤多山自高也淵自深也總謂地之平天子諸侯大夫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總謂泰階之平不平者地之坎窞也水之湍激也天下之危逆也彼民也衣食豐足室家完安無饑寒流冗之憂無劫奪盜賊之患無刑辟死亾之悲心之所安足以達其性體之所資足以給其生則治平之樂歸焉其或徵發期會辜權括取之令不絕於朝檢括漏田隱實逋賦之車不絕於道路齋醮土木極其狠戾賞賚賜予窮其屑越加以地力既盡水旱不時穀人不足于晝絲人不足於夜則不平之感生焉夫興學命官懸法布令九譯順軌四靈來格此治平之文也五

畝之宅百畝之田仰事俯育勿失其時草木蕃而禽魚多此治平之實也從事於文者利害不相恤也緩急不相應也用掊克之吏以竭民力賈傷心之怨以朘民生一君之身所以自奉天下不能堪也億兆之心所以自私人主亦不能堪也從事于實者賤金玉而愛善人屏姦慝而親正士聚民所欲如居千石之官去民所惡如去七年之病一身之中筋骸毛脈精氣莫不流通既流通矣各如其所當受無偏輕重焉無偏贅聚焉蓋在民者欲其用足用足則情志泰而樂治之心生在上者欲其事簡事簡則謀慮周而濟治之務成古之聖王以一人經畫散爲九州分願各得其程量而無軒輊合九州分願爲一人治功各歸其分際而無盈縮所以謂至平也然其本則在君身凡養民之

法適以害民乃乘人主懈怠之心而後爲害也擊奸之令
卽以惠奸乃探人主不誠之心而滋其欺也聖王爲治使
天下皆聚者精神先自聚也使天下皆信者肝膽先自信
也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見于所聚也飛潛動植之物
各依其類依於所信也雖之伏禽之化蟲之祝類聚此精
誠以達彼精誠也虎臺樹欲安棟宇食膏粱欲無饑寒顧
嬪御欲有室家信已肝膽以及人肝膽也精誠之聚仁也
肝膽之信誠也仁且誠者致治之本也天有三辰綱紀星
也君之形賞猶天之三辰也國家之患往往以不急之務
損其實力至于慶賞刑威所以親下而衛上者反視爲故
事使有司輕重其間失策之甚者也先王立法禮以旌之
義以閑之而後刑賞之施皆從此出蓋天生是物必使爲

人用既爲人用必有法以御之金鐵之堅可融液而柔之使成器也牛馬之悍可服而乘之使引重致遠也刑賞者治世之煅冶銜策也治平之世冢宰班爵命言官擊姦慝鄉遂舉賢良司敗論刑碎直陳禮義無所回互其用甚直如矢之急疾而能貫也昏濁之代其所是非未嘗不倚于禮義或得諸貨賂或得諸請託或託諸權勢或得諸私讎或得諸報恩怨其用甚曲如以石壓草而輒茁于其罅也夫以薄民試戕法以邪吏治薄民相覻以銜相刦以威何馴習之有焉譬煅冶銜策雖具而施之失宜不周事之用則成器致利者鮮也且法行則人從法法壞則法從人師之初出坎變爲兌坎者法也變而之澤有衆散之象焉有川壅之象焉是失法從人也故以行師必敗績以治人必

生亂郎顗曰王者之法譬諸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法之平者人不見其愁苦然人之畏之若絕澗之無游禽法不平者人不勝其酷烈然敢于犯法狎而翫焉其故何也法網日繁果桃菜茹之饋積以成贓何其難避也未幾而赦令已下一經闓澤即爲平人又何其易避也夫法不畫一則一國是不定法可解免則民聽不一故治天下者不可科條既設復聽人自理不可奏當已成復別開二門匡衡曰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姦邪不爲衰止皆以法從人之僥始之難避賢者喪氣終之易遁不肖得志也古所云勸懲者非以人情皆慕賞而誘之使勸皆惡刑而懼之使懲也誘之懼之出于其情不能動乎其性必有于賞而逃刑者因有竊賞而觸刑者不肖之心更熾不肖之行益

多苟有以動乎其性使勸不以爵賞好善之性自喜于爲善威不以撻罰惡惡之性自恥于爲惡可以懸法不施而世自治矣且人有賢否則法有重輕以賢者用法則法重以不賢用法則法輕不賢之人盡以私行故法不能縛姦是以輕也雖有賢者不能於法律之外自行一事僅能守法不足大慰天下之心故法亦輕也其在上也不賢者不啻行私常借法以行私賢者不敢自謂無私寧出于守法以自其無私其在下也不賢之人不問何法皆能快所惡而恣所欲獨賢者不然法善則僅免于害法敝則偏受其酷然則法固甚便於不賢甚不便于賢此法所以輕也刑賞之外又當明好惡以示民好惡者同乎刑賞而其實不同也刑賞所以明法也好之惡之則是與人爲善也望人

改過也且禁于未然之謂豫録其能改之謂忠蓋以人從道不以道棄人也懸爵紱以求直言言未必至好善之心達于天下四海之內皆輕千里而來告矣嚴刑峻制以懲奸惡奸未必遠聲音笑貌之間稍不假借其人已知難而退矣口雖未言聲馳已疾令雖未出化洽若神故曰同乎刑賞而其實不同也然用法之道君子小人不必概施也彼君子者不貴於賞而貴有禮不在於刑而在勵其心彼小人者非重賞無以誘善非嚴刑無以止惡若概施不殊則兩無當也天下之勢有輕與重極輕之勢非極重無以奪之極重之勢非極輕無以矯之人君操以御世者有美惡厚薄勑勞逸樂之不同有反經任勢而得事理之中者所以挽積重之勢也凡不敬冒上無等之事在乎比閭族

黨積漸陵夷恬不知怪者甚多風俗之壞因俗吏不知輕重倒置紊亂者亦多民間陵夷于下俗吏倒持于上奸人起醜正之心愚魯之民幾何不怙亂也又有甚焉者政之得失多端皆可隨事補救惟大綱一壞則無事可爲蓋得失之繫無不因大綱既壞而生而隨事得失往往層累浸漬而發於大綱所壞之處如元氣虛而病生百脈之病皆系元氣之弱故唐有河朔百事皆礙於藩鎮宋有新舊兩法衆難皆作於水火也夫以民俗惡逆視兩造不簡兩造其小者爾以敗壞紀綱視期會不逮期會其小者爾以大吏府奸視小吏鬻獄鬻獄其小者爾天下之患在乎解弛大綱而譴責微細夫大綱所在豈無故而弛哉必有所由以弛者此不可令人主知也故日有所按劾以覆大綱解

弛之失而譴責益嚴綱維益壞風裁彌厲中情彌怯且按
劾非人則不肖之流得引賢者爲類以亂其名知名不可
程則力取其名以亂其實而名實俱亂矣人情至此犯法
者衆爲人主者雖與三公九卿聽諸棘木之下不能不有
所縱舍其縱舍也以爲寧取大而舍小勿急小而遺大無
如大焉者力足自拔小焉者勢窮莫告曾不旋踵大者兒
而小者誅矣所以小吏被劾皇恐待罪大吏章下逡巡求
解遲久不決以待事會之轉移豈可謂有綱維耶豈可謂
有風裁耶覩一壺之冰知天下皆寒也覩一事之失知百
度皆廢也是以奸宄生心細人弄法悖逆之子封殖而掎
父兄偃蹇之廝戟手而藐主伯桀黠之胥破檻車而不死
貪汙之吏檥篚輿而求生要皆人衆可以焚丹書出貲可

以卜雜竿車馬道路之間相習而不怪通都大邑之中大言而無作皆上下相安恬不知畏之故也不獨此也一介之士幸而通籍郎欲于旦夕之間躐取公卿而棄其舊學以邀世資鄉曲之秀甫入庠序不以爲居業之地而比黨以邀公事農工商賈貲入稍饒更欲遷其世業係籍寺署兼收乾没之利府史胥徒疾士大夫如仇思有以窒其隙而蹈其瑕臧獲臣虜倦於役使皆欲跳軀遠迹自爲一家之主辛苦力作之人莫不思華服美食豐屋重騎而厭其治生之艱難未嘗頃刻無探丸輟耕之志也一人爲吏子弟故舊人人皆有啜汁之心丐請之賓車轍馬跡偏乎四海大吏所過驄馬車轝緜亙數百里旅次爲之充塞商羈無所容棲不知所載何物也請求之猋古云暮夜將之舉

袖欲有所呈者昭然指以爲名而賦諸郡國不知所輸何處也侵盜官物古所云死法也奸黠相語曰但能侵盜盈千百則事雖發露可以不死何也爲有司者懼一朝决斷則主名無人所負無從出故畱以爲質不知所擬取償者何人也一入仕籍歌童舞女之翫日陳于前后服帝飾賤若敗梟矣倡優角觝莫不極華侈窮壯麗東海紫菘南方火毳習若緼袍矣妖姬豔孌列屋而閑居縹緲煙霧之境綽約阿閣之中砥室翠翹閑房邃宇莫不朝成夕毀務以相競矣減一飯之費可活饑人數十籍一家之財可餉戰士千萬後生小儒焉知仁義以嚮其利者爲有德决意否耳雖有四放之罰猶不畏也倘非或輕或重加以權稱于成法之外有所取舍矧曰其有能砥礪哉然所謂輕重者

易置其人而已矣未可議及法也法令在理官猶經術在鄉校人材不振非經術之過姦利雖多非法令之罪所當斥去者亂法之人也夫聖人者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者也不去亂法之人惟求盡善之法雖漢宣爲君不能陳紀綱雖王猛爲政不能謹無良故人有不善法無不善人可更法不可更也先王立法但舉大綱而損益存乎其人法令有限而治理無窮者以人行法不以法窒人也以人行法雖偶有未善害之所至與其人爲終始法之本善者固自若也後世以不擇之人用有定之法常以私意輒法之外朝廷之上遂多爲之法以防于未然欲使天下不肖苟且之行盡在吾法所及而莫能遁夫先事之揣摩既未必盡乎人之機智而以防姦爲心科條亦不出于中和夫

如是滲漏轉多而法果不善矣害之所至乃以其法為終始不翅以人為終始矣是以一時救弊而貽患無窮也故日人可更法不可更也且變法之事亦難言矣先王所謂善政不過少取民財重視民生使失養之人有所依歸而已矣府庫有時盈虛則以節儉勝之兼使天下務本力農粟不屑越財不耗數綱紀有時陵替則以敬慎持之兼使天下脩明禮制貴賤有等名分不亂習俗有時偏重則以張弛相之兼使天下鼓舞振作志氣一新風尚丕變循是而往可以數百年無弊不幸而至于弊乃所行不如古非先王所遺之法一旦不可行也如是而欲變之先觀人主之心心純全者政亦純全心偏駁者政亦偏駁心懈弛者政亦懈弛心繆戾者政亦繆戾故觀其政知其心聞其樂

知其德也其次則存乎大臣之學術爲大臣者學識純正事務明達操持堅定才調精敏與天下同其所是則用天下之知而不自用其是與天下異其所是則反復究其不同之端而不咈百姓以從己之是不以我之義理從人之私欲不以我之私欲亂人之義理觀民者所以觀己也省己者所以察民也如精神不貫學術不純凡所造端莫不滲漉徒使威福假于叢神貨利別有囊槖怨謗盈于郊野禍幾發於忽微以爲民實頑梗不足與謀度外之功而不思發端原妄也成法一棄人自爲心各以智計相禦無復綱紀何有上下如乘僘舟浮江湖離其故處未臻彼境此時暫遇風波不知何以自託也古人之立法也除惡者既去異類猶必謹其界限分別立國者既作綱紀猶必施以

脩飾愛護制器者旣成模範猶必加以采色文章若此者何也所謂法外意也法外之意不盡在法之中倉卒變法未得其意疎犓之患以交而作行之未久害且倍于前矣更用新法恐益紕繆卽欲循其舊章而反復多端如元祐紹聖終不得指歸徒爲小人攻擊君子之蹊隧耳然以人用法非故爲嚴酷也適獲其分而已矣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賢者之分也禁伏凶人使不秘其惡不肖之分也使賢者泰然無事不肖者常若嚴刑在側則法不亂矣使賢與不賢皆無所恃以不恐則法必亂矣天道福善禍淫或有未測人主以賞罰贊襄焉則法不亂矣賞罰失正以禍福俟諸天道則法必亂矣此何可不知治體也爲治必有定體因天之道用人之性理有定質物有定位先後有定

序煩簡有定宜措置有定勢本末有定務此爲治之體也天之于物各與以性命卽各賦以至理先王順四時布令因物理敷教未嘗意決其間因天之理也因物之理也參以己意則物理不完多所間隔治天下者誠知物理本然則輔掖引導匡正矯拂揔以歸于所固然也此因天之道也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以其反觀也反觀吾身四德備焉卽知人之爲性莫不好善聖王不止愛民又使得其天性而有降祥之吉暴君不止虐民又使反其天性而有罹罪之凶此用人之性也皇極之理居數之中故治天下莫尚于中和氣化不齊裁而制之勿使偏羸形質有限輔而翼之勿使常紲分四時畫九州序百官所以裁氣化之過也用天時因地利厚人倫所以輔形質之不及也此理之定

質也使小賢佐大賢不使大賢佐小賢蓋小賢不能無欲而大賢必無欲使無欲者主持是非則所主無私使有欲者奮其才智則所爲必效才智既效而君受其成人得所欲其成無欲之治也所減于君身者亦不足給天下而欲減之心有一事之損所益不止一事有一物之省所益不止一物王者竭心思養天下天下勤職業奉王者此物之定位也欲立法度先正人心欲明號令先愼其居欲用刑辟先崇敎化欲撥亂興治先使一綱舉而萬目張故正其本者雖若迂緩實易爲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實難爲功此先後之序也郡縣長吏治告訐詰盜賊勸課農桑平均徭役雖有精察監司不可攝也有京尹畿令伺姦鋤惡則死傷橫道宰相不必問有治獄令史搜粟都尉各舉其職

同之三公不知不爲曠官也等而上之魏明帝欲案事尚
書陳矯不從孫權署小吏校事陸遜不欲唐元宗欲自察
郎吏姚崇止之宋神宗以吏兼商賈舉朝爭之等而上之
書曰厥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兹此煩簡之宜也紀綱法
度必爲數百年之基其自處也動必由義居必由禮不以
私智偏見取必于下不以小智小惠掩私己之情市利物
之美其論官也有德者貴無德者賤不假借權倖不屑越
名器其取民也不奪其耕稼利其貨賂苛以文法以破其
稸聚其化俗也不以輕纖奇巧之物先耕作織絍之器不
以輕訬傾覆壞敦朴豈弟之良心其詰奸也振衰剔弊使
頑嚚革心髖髀畏法雖反經任埶而得事理之中其服遠
也脩明政治使順從者安寧叛去者危殆至於六軍電發

三年震用人不以爲勞也其立法也不以一事是非傷教化大閑故功有所不可賞刑有所不必用帘旒纊以自蔽勿縱小吏爲耳目總以愛惜防護與衆共存此大閑也故曰去民所爭奚獄之聽兵革不陳奚鼓之鳴此措置之定勢也君者民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京邑四方之本也詩書禮樂五常之本也創業垂統孫子百世之本也器有關鍵繩有樞紐得其要而執之舉一可以挈萬振其幾而制之即近可以防遠樞要所在壞尺寸則中絶輕重相衡加銖兩則衡決彼刀鋸日敝奸宄愈多不能去爲惡之原也古之聖王求其本原而治之尊卑之禮日在人心雖有大惡不敢動也道義之事日在天下雖在隱微幽獨不敢欺也至于進退誅賞乃成功之終事爾此本末之定務也此

知治體者也若夫仁即恩也義即威也聖王在上言仁義而已不言恩威舍仁言恩民有不得其平者矣舍義言威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經常之理所以遠害增一詭何即撤一藩籬闢者捷徑即蔵者周道以設險爲未足重之以銷兵患即在銷兵之中以懲惡爲未盡加之以詷察禍即起詷察之吏變風俗者不變其澆薄而變其頹靡則矜激之害作正法度者不正其紀綱而正其緒餘則幻詭之智生格沮罪重謬誤過輕則朝廷之法不可勝易平反有譴羅織無過則民罔之罪不可勝誅一大臣進而法一變一大臣去而法一變黜陟必有攻擊更張動踰歲時則立國元氣傷矣國多商賈紅朽之積必薄上多聲名宏濟之業必卑當其所重不重者必輕當其所急不急者必有一

時偏重喪終古所常重者矣必有一時偏急喪終古所常急者矣敝文具而無實事事完備字字虛假天下潛潰而詔書所下計簿所上猶以爲至治之世文具之害也國勢未至陵夷而陵夷之理已具不能安靜敬慎以待氣運之復而朝廷動之于上郡縣動之于下必有力盡而斃之患人心未正法令已密則姦宄益長良直更困禮樂刑政不以教人爲心而爲物役爲威福則上下相欺傾險生焉賞罰失中廷無一言者亾國形也朝有失德邊境晏安者釀亂勢也年穀豐登愁色載路重斂國也法令滋章桴鼓不息賄賂世也又其甚者一代之初司治法者不能與民休息以綏罷敝執治柄者不能明道與行以厚風俗一切苛繳煩擾矜明察之智抉𡢡破柱奮乳虎之威雖居身頗清

而貴賤無等鈴閣不嚴威福爲左右所竊威福所在厚利隨之後起者以爲利源在我胡爲假人遂取而自有焉而簠簋不飭矣事雖稍敗文吏方欲執之而奥援甚堅非法所得取竇穴不塞遂成蹊隧至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固不暇講求矣禮樂敎化所以養人廉恥之心使知自愛而不犯有司者益不暇脩飭矣重賢德之品省告訐之俗使禁網疏闊民安其業吏愛其下者亦不暇勸課矣湯火之慘暫戢遠大之猷己隳不過一二紀之間天下蕩然綱維盡裂權譎紛起百孔千瘡坐視而不療拒虎進狼後來者益多間有憂民之言皆以爲貨財所從出力役所由供吾之供億不可乏則彼之性命不可盡朘脈不可傷非有天地生成之心聖賢胞與之念不旋軫而沮于艮限障以豐

蔀鮮逮下之澤矣故其爲治也無王者之豈弟而誤認爲姑息舉世縱其厥克而姦利愈多利夫釐毫害靡國家而不能勝也蓋由定制之初未及澄清爲治之原也室中不能糞除則道路蕪穢無暇芸治矣婦姑勃谿相稽則隣家詬誶無假訓敕矣天下之人皆竊藏以爲富胥戕以爲生犯禁以爲勇亂義以爲智則人主賞罰無由勝其譎詭矣夫木之堅也非雷不能震草之柔也非露不能潤治天下者綱柔張弛焉可不觀天道哉此不知治體者也杜恕曰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其所著書名曰體論蓋愴人能鼓神姦而不知大體知大體者惟方正君子耳人主所與共治舍此誰屬哉爲治之道揆度易而晝一難參衆論則築室道謀矜獨斷則具曰予聖是以難也聖王爲政務

使行仁者獲其樂好義者遂其安天下之人皆明道而知性安上而貴已奉法合不拂其情親戚相保不知所歸德下無異志上易拊循通乎盛衰不失厥指而治可畫一也隆禮義則士有定學用賢才則官有定人重公論則國有定是尊舊章則朝有定制慎賞罰則下有定趨凡長治久安者皆其有定者也凡數動易驚者皆其無定者也有定則民氣恬無定則人情駭民氣恬而國勢安人情駭而君位危君人者就安存而去危殆不使羣情駭亂所謂畫一也府庫足以給班賜品節足以杜淫侈等級足以裁僥倖名位足以任賢德物采足以定經制考課足以勵職業世業足以息姦志淳風足以革薄俗生養遂則樂上下定則安賢知進則道行忠信著則士奮祿養厚則吏廉恩倖節

則役寡普天之下無愁慘之氣無傾覆之習無失養之人無遺棄之士朝廷之上不必有非常之功與无妄之福士大夫帶紱垂纓而談者無無稽之論弗詢之謀此畫一之效也人主以寬仁為心德化為務寬仁者天地發生氣也刻急者天地陰慘氣也發生之氣乘權風皆和聲律皆和律人居其中樂事生而忘勤苦往往慰勞相歡歌詠相答雖有衣帛食肉之須而無竭澤絕流之貪無適不有其太和于時秋也陰慘之氣乘權鷙鳥猛獸競起而害其羣人類之中其勤于治生者亦事網罟畋漁大為物害以傷天地之和而不謂不仁也夫蟄之微也感春氣而出穴鷹之鷙也化和風而嚶鳴天地仁厚之德潛孚于物如此人君安可務殘忍乎凡法之用非君能自拔之不過假手有司

立法太嚴必有不當其實之弊誅衆不肖未必懲惡萬一誤及賢者則人心遑惑趨避横生恥於罹罪不恥欺天莫不飾智以邀名賦斂以行賂高論以誑俗盛氣以立威不踰數月以虛僞欺人主者斬首而徧海內其弊使黠者免脫朴者難離所謂明罰安在乎古者爵不踰德刑不溢罪賞不自賞當其賢而已刑不自刑當其罪而已雖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不相及焉宜若不甚烜赫者然圖賞者勇躍而趨畏罪者恐慄而避不踰德不亂罪也後世爵人以恩恩必及其家刑人以怒怒亦及其家或不以恩也誘其鷹犬而光五宗或非所怒也憂其報復而沉三族是以一家之中賞既明竊刑亦參夷其畏威懷德宜倍往時矣然感恩者不懷服罪者不恥踰其德溢其罪也小人之道益長

長于法網日繁君子之道益消消于名義不貴兆民安所取則哉凡物之輕重懸于多寡天下之輕重懸于利害利害所在則重利害所去則輕本末大小所以相使計一失則本末易操矣君尊臣卑是以相從權一失則尊卑易位矣以爲爵人之柄不可下移于是開其薦引疑謂有私則從而靳之以爲兩下相訐非人情所樂也于是覩其彈章覩其妄書則曰公爾忘私此懷一偏羣下窺伺顯以爵賞由上潛以威刑由下夫爵祿雖人所趨然有好者有不好者其不好焉者雖日懸官爵于市無由招致至於刑罰則不可堪忍孰不得不求避苟欲避刑無不趨走權門而權門亦持此爲市賢與不賢皆可脅而致之使爲吾用是以君日處其輕臣日操其重惟辟之威默市于虛文之彈章

實顯操于可畏之刑戮矣古有大奸雖去而朝廷之權從此盡失者賢否不明誅賞無法漢桓帝晉惠帝是也名爲獨斷而朝廷之埶因是彌輕者旁側出令宰相不聞宋理宋是也彼聖王者不弛其柄而已矣不在嚴酷也牛馬維婁所以制猛悍也然其爲物一切以柔牽之未聞以剛蓋服以義非服以力也聖王以寬大之政繫屬天下人心使人安于義則亂自不作賜以强教悅安使天下皆居無過之地則刑自不犯天下無不定之志則無不守之法矣天道運而無迹令人可測者誠信而已矣易曰或之者疑之也謂其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疑之疑之者審天人之分不自信其心也非謂設疑待事以不信期天下也聖王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恩不中絕教無二可示民不

疑也夫當得者曰分當爲者曰義分也者所受于天所受於君也義也者受于天者爲之以天受于君者爲之以君也自公卿大夫至農工商賈莫不有義莫不有分合于分義者無所用疑也不合于分不合于義直據其事決之何疑之有焉疑積于心賢與不賢皆不得以分義事上而必出于機智機智事人賢者不如不肖之能也與其盡天下疑之何若擇之于先用之于後苟擇之患其不精也何以知疑之失于未當也旣不能崇重禮義止爲惡于微渺又不分別淑慝不使爲惡者得至任使之地徒欲人人疑之事事防之疑之滋則人無奮志防之密則人有遁心往往杜絶關通因而至于蔽匿倏忽之間墮其智機中矣是以上下相伺未知其極也聖王治天下其事不一類其理皆

可通禮樂制度先王所以合天下而使之偕來來天下而使之族處也黼黻文章不可人人服也辨其名器則同美態色好言不能使人皆悅也威儀可象則同敬浮華綺靡有好之者有惡之者示以敦厚則同趨貨利山積有聚之者則有散之者砥節勵行則其尊性行不均高卑異致得失相補歸于中和則皆吉情智淺阻嶮于山川銛于矛戟而平易近人則考終志趣高邁重之者如山輕之者如草而純粹履道則可師凡可以相通者皆天下之至公也其不能相通者皆天下之至私也至公之理可以行之于此象之于彼萬姓喻焉萬國從焉萬世法焉故貴可通于賤賞可通于罰洒掃庭內可通于弓矢車馬戎兵五服九畿之情可通廝厦山砠水側匹夫匹婦勞苦愉佚可通朝廷

之上官署之前前聖之知通乎後世後聖之行通乎前世子孫興替之狀可通于開國之初天地鬼神之心可通于政教號令也如其不然宮庭之內寮寀之間不能通也天下之人生其時服其令者父子兄弟不能通也州里鄉黨不能通也而況上下乎故相通則治不通則亂治安之日物產豐盈資待充足人情不期而驕侈矣閭里無犯法之民無犬吠之警長吏臥治而興禮樂文章綱紀不期而廢弛矣世臣豪族席累葉之資田園踰制室廬踰制妾媵踰制蒼頭廬兒踰制務此無已以迫促細民細民不期而怨怒矣民間不覩兵革士大夫恥言介胄游墮之人飽食煖衣嬉遊烏集日逐蒱博飲酺以自耗適值之困相從爲盜兵戎不期而伏莽矣以天運言之天道五年一變五行相

勝以五成也十有三年一變歲星一周也三十年一變天道小成也存亾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也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以日計者七日而復以月計者八月而有凶此皆必變之期不獨漢人三七之厄五際之會神在天門災成戊己也天人之變若此雖聖人如之何聖人處此必使上下之情相通無間莫尊于君至無上矣而尚賢莫貴于君至無虞矣而畏民善無微不積若累土成山投秉盈倉惡無小不懼若信彼桃蟲翻飛維鳥防以止水不貴于渠衝潰于蟻穴虎豹服猛矣係蹄不能困者蟣蝨困之天下之事莫不防諸重大壞于忽微此無他皆以有所間隔故至于此聖賢居上能敬居安能戒高而益下勞而益謙盈虛消息如環之無端焉武王王矣衛武公耄矣箴儆

之旨見于詩書皆以通乎上下而使無間也旣無間矣又何疑之有焉有初定之治有盛大之治有中葉之治有衰亂之治天下多難雖有聖人之德不能下逮民閒迨削平禍亂則宜平易以親之安靜以息之忠恕所以爲平易也仁厚所以爲安靜也恩澤不如平易震疊不如安靜順民所疾因而更之揣民所欲從而宣之不以土地所不宜責也不以習俗所不便强也九圍之內小有不正不必急于剗除但持之以靜久當自正此初定天下之治也迨其後也土地旣廣邊防有不周財貨旣豐宿吏多中飽兵革旣盛餉勞亦繁人才旣衆文具益勝于斯時也邊以不拓爲廣財以不殖爲富兵以不試爲威賢以敦本務實爲寶君相奮志有爲而處之以中處之以常不遵衆論而自作此

嗣盛大之治也中葉以後官分南北之司民有兵農之別賞雖具而下弗慕罰雖施而人莫懲髖髀之家格有司法令壅蔽之官塞君上聰明淡宮荒晏倦勤而好大喜功猶復不戢大臣處外章奏批駁動須復請於斯時也不憚改悔之誠則前此之患可除旁求補救之方則後此之治可久要使天下之柄常在君子不在小人常在政府不在旁側則可數世無患此中葉以後之治也若夫將傾之勢而欲正之以道孔子墮三都是也不去三桓魯國之事必不可爲不使三桓自墮其都公室之難又將無已孔子于此明君臣之義以正人心脩文武之法以匡亂俗定教化之指以一道術正雅頌之樂以導和氣皆欲喻强禦于道而輔公家以禮舍此不爲則更無可爲者矣此際衰亂之治

也四者天下之至理聖人之大用也四治之外更有四要行義以立功去姦以息難忘私以聚人持正以定命何謂行義一怒而安天下則孟津之會不期而至矣辭九夷八蠻之贄則明堂之位舞四荒之樂於門外矣姬姓子弟不狂惑者莫不爲顯諸侯則本支百世卜過其歷矣文王武王有大功于天下行義致之也何謂息難天下之禍先於伏憤之積徐發于義之動內有君側之惡則外有晉陽之甲操大政者除桓靈寶於微則丹徒義旅不因是移晉祚矣置董卓於遠郡則西討之師不因是亂漢室矣無十九年竊位則范陽無偏重而天寶不亂矣不沈溺諫臣激怒强鎮則沙苑之師不敗嗣襄王之難不作矣失之于此害成于彼故曰去姦所以弭亂也何謂忘私人類相聚其道有

五先聚己之精神而後人可聚也繩束以名教使有所矜
式而後不亂也以道義相終始而後可久也總其大綱貸
其末節而後相安也進而有爲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後爲
同德也最上化之其次勞來之最下者維繫之故曰忌私
所以聚人也何謂持正籍天下之兵盡歸朝宁不可爲强
括郡縣之利盡入內府不可爲富文法太密事權太分不
可張國勢古之聖王至誠待物使四海九州同于翼戴天
子不必私武夫爲腹心也京坻之積藏于民間勿剝肌膚
以奉朽蠹則倉庾之盈流諸不竭矣宏裕坦蕩使賢者得
盡其長勿以小謀問大作勿以局外之論操局中之進止
則羣策不屈衆志成城矣禮義廉恥以助立國之防爲經
制以定天下之心盛德大業以彰三才合一之理所以爲

子孫帝王長久業也故曰持正以定命也四者致治之要
也

治本篇第十二

禮樂者治之本也木有本則植無本則撥水有本則行無
本則竭故為治不可不圖其本禮者伯夷所典也樂者后
夔所典也典禮之官敬以清心典樂之官德以育才致治
之大莫過于此此之謂本天之生物皆有自然之節次與
自然之和適二儀尊卑君臣位定山澤高下貴賤等列此
自然之節次也四時啟閉五行生克變化顯設庶物露生
此自然之和適也禮樂之指具在人心先王制禮以節事
所以象此心之儀則脩樂以道志所以宣此心之和平心
動於微而氣之所應甚速氣應于微而象之所成甚著象

成於此物化於彼善惡義利各從其類故君子愼所動於心使中正和平斯須不去其見于外者莫不莊重可敬和易可親所謂氣之應也進觀其行事莫不有善無惡有義無利所謂象之成也人之從事於此莫不有敦厚之俗慈良之行所謂化之行也不以叅腴流湎之養快意適情之私接于口體使神氣昏濁舉動乖張所以平人之性情也又使視聽有主不道于辟邪言詞有物不爽其體要步趨俯仰疾徐磬折有度有儀所以養人之道心也又使人道相接之頃莊敬而淹雅條達而舒泰聲氣可親精神相嚮不相牴觸不相敖慢所以免人道之患也人之相見必先以揖讓此揖讓之節苟不由中與攘臂何異人於祭祀必將以拜跽此拜跽之節苟不由中與箕踞何異常如此一

刻之收斂終身可無放肆常如此一刻之和平終身可無暴戾凡禮之辨樂之節無時不在人身之左右先王未嘗求多于此身之外但教以收斂嚴翼去其繁雜受程內心焉爾天地之間苟無中和之德流行不息兩儀皆失其位況形器乎形器皆倒置矣萬物不得其平況聲響乎聲響皆暴怒矣迂儒之論迺曰百年後興是何言歟功成治定所以當興禮樂者非但文飾太平也世道平康物采豐盛人生其間必有過量之欲無涯之求故爲禮樂以節之好有節則不淫惡有節則不亂好惡節而王道行異則貴賤有等同則上下相親同異相濟而王道行內和洽則無怨外莊敬則不爭怨爭不作而王道行愛則物遂其生敬則物安其分愛敬同乎四海而王道行四者皆善無過禮樂

者矣天地有定位四時有定職聖人以有定者自處政之所以有序天地以訢合爲美四時以代嬗爲美聖人以其美者予人人之所以治安天不反時地不反物四時不反其序不侵其令聖人明降衷之性以引諸倫常道義摯情欲之竇以善處親戚交遊去爭奪寇攘以免有司之刑辟所以教民也光明徧照象天崇固宣通象地盈虛消息不爽其則象四時所以律身也天子以仁義爲行和順爲心大小臣工謹禮奉法不敢踰越成均子弟鄉國俊彥莫不成信相要成其令器下至閭里小民亦皆敦鄉井之誼重新故之恩無爭鬭忮懻之害男子安士著之業女子歸良奧之家朝廷官人舍短取長無不盡之才不幸有患難君臣上下莫不自盡其道無苟且偷生者此禮樂之世也蓋

以自然之尊卑治不齊之倫類以自然之和樂治乖戾之性情也故治世之禮不簡不煩而得人道之中亂世之禮不失于縟則失于野矣治世之樂不抗不墜而得太和之氣亂世之樂不失于厲則失于冶矣卽朝廷之禮樂可知民間憂樂故韓宣觀在魯之書而知周之所以王卽民間禮樂可知朝廷治忽故辛有見在野之祭知地之將淪也禮者履也人所以附于地也蹈虛而不踐實則速蹶容足之外無可託處則速陷禮也者維持人情不使之驕窒塞嗜欲不使之貪禁其奇異不使不衷止其邪慝不使不端保合上下不使至于亂不毀人以自成用民之力以給公家而不至困敝也防人欲之有餘助義理之不足其相勝也有時君子知其常勝而已矣一身之中有禮則端莊無

則鄙賤有禮則凝聚無則散漫有禮則通達無則掩抑有禮則安固無則危殆先殖其內後嚴其外禮之君子也內心傾邪外體莊正禮之小人也先王原人之性則有仁義習之以事則禮樂而已矣見諸身者綢繆浹洽之意藹然可親曲折厚薄淺深充然具足天地鬼神人物暢然畢達此仁之無間也仁得禮而益大也行禮之日貴賤皆有所事均齊方正截然相當行禮之具豐不可溢儉必取備約防其險美禁其貪此義之裁制也義得禮而有歸也仁如木之有理義如筠之有節木有理故生意流通筠有節故虛中而植立也君子行禮有三事焉祭祀一也辨上下之分二也酬酢親戚交遊三也報本反始不可不祀發號施令不可不辨人類相依不可不酬酢也天子之尊一歲之

中天地山川宗廟百神之祀與夫燕享射獵無時無之飲
食起居衣服無日無之則行禮之節習而安矣一廷之上
宗祀鬼神擯相禮儀之人皆在左右則行禮之心觸目警
動矣𧚍褅几筵籩豆簠簋犧牲醴酪芻藁八音萬舞之具
月令皆載申飭省視之期則行禮之義覩物興思矣朝會
之頃天子負斧扆而坐三公九卿贊拜呼名司儀之官執
簡立其傍有不如法者執諸仗下勿敢歷位踰階干國之
紀四時之田君臣上下相與極追禽逐獸之樂然而尊者
取多焉卑者取少焉秩然有序不相亂也營陳之間武夫
悍卒莫不知階級不可犯屏營磬折扶服愓息屈體撓䐉
不言勞鄉閭之內一室獻酬交錯而撰杖進履末之或替
閨門族處異宮合食異饌勿使狎恩恃愛入于不敬皆以

懽忻悅懌使人我所具之天性流通無間也故禮所以養德也非以養欲也如曰養欲則有禮不如無禮之使也寡欲不如多欲之娛也如曰養德則生死安危榮辱貴賤莫不由此荀卿之言曰出死要節所以養生輕費用以養財恭儉辭讓以養安禮義文理以養情皆養德也非養欲也又曰貪生者不能養生嗜利者不能養財惰棄者不能養安蕪溺者不能養情所以教人防欲非教人養欲也禮也者拂乎情而反乎性者也君子行禮必務簡儉簡則可繼常繼其事則禮存矣儉則物足物不乏用則禮亦存矣彼小人者食飲極欲豐腆嬪御極欲繁多車服極欲都麗儔類相接極欲陵人而上之是以事不可繼物不能給卒歸於廢禮也古人常用之物莫不近于禮器常行之事莫不

近于禮節故樂于行禮無所勉強周衰道微人生其間樂放肆惡拘檢厭聞禮樂而亟去之雖吳季子北宮文子頗能言其義而諸子之書多詆訾禮樂者甚矣其不洽于末流也秦收六國禮儀歸諸咸陽惟取尊君抑臣凡退讓忠孝之旨棄而不錄至於焚書泯滅盡矣漢興因秦之敝叔孫所制與律令同藏理官既寢而不著又藏之失所學者不能覩其全皆推士禮以及天子曹褒以正禮之故幾致大戮馬融鄭康成無所用其學託諸解經以明義范史美之曰孔書遂明漢章中輟也然而德非聖人所見未必純一且以專門立教未嘗進于人主之前使有司平其是非又所徵引書皆雜讖緯欲盡信而強解句徵而字辨行世未幾分為二家凡郊社祖廟冠昏喪祭之儀莫不皆有兩

說學者能言二家同異即爲通儒朝廷不暇別其是非卒
兩家並用遂至一歲九郊而其他可知矣文中子之時聞
禮于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然
此事不明于朝廷彼草野之表章安能使天下共由也自
玆以往專門之學亦少求詳器數者旣苦繁雜難據相矜
臆說者又苦聚訟多疵至于借曲臺之辨爲鉗網之機一
言不合斥而去之更引附合者相助風斯下矣夫先王之
禮雖不盡可考第就經傳所載節目猶存凡後世器用皆
可行于聖之道後世節目皆可得古人之心奈何以器物
不備輟而弗議使精微之旨久而欲絕不亦深可惜乎雖
舉世不行一鄉一邑行之可也鄉邑未必行一家行之可
也一身行之可也雖曰名存實亾猶愈名實俱亾故文中

子曰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也樂之作也必合於律必資於器月令孟春之月律中太簇自此至大呂各司其月蓋一月之中有天地自然之聲若蟲鳥之類有人事之聲若迎寒迎暑之類皆以中乎其月律為和非是卽不和也其最要者莫如風聲故曰八風從律治世之徵也若景王以春月鑄戌律是不中也張子曰木律方盛金律不衰亦不中也虞廷敎胄子必曰以律合聲不合律呂雖可被諸歌詠不能養人性情欲養性情不可不合律也今律呂之學雖不絕世而器則盡亾不可復得按法求之非高則下故聖人作春秋外災不書成周宣榭火則書傷樂器盡亾娶妻生子雖傳其說而玉尺失傳度量權衡皆非古法雖曰累黍而黍亦何可信後世聰明微巧之士決難意造也竊

以世俗聲調雖不合古或雅或鄭尚有能辨者楊子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中正者舒遲凝重也多哇者急疾繁媱也樂聲舒遲雅重必生和平之心和氣結而成象必有敦厚之俗慈良之行樂聲急疾繁媱必生淫放之心淫氣結而成象必有悖逆之節侵陵之事後世所好皆繁促而鮮沖和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者乎知其所好姦聲也今世俗之樂及時正之尚有可爲者如郊廟之中所用樂器猶非里巷之器大率皆近於雅樂工頗傳其節奏矣至于樂章則歷代士人所作大抵彷彿雅頌之義古者詔諸瞽宗以訓蒙士今也士大夫間鮮有習其辭者至於朝會燕享民間吉凶之事凡所用樂其器與聲皆不合雅間有樂章亦皆淫哇之音端士猶且厭聽而況養德乎胡不令太

常之官以郊廟樂章進御人主仍頒行天下俾後造莫不周知其他朝會燕享民間吉凶之樂亦令太常更定新詞皆取雅正而寓警戒之意者或即用古詞亦以雅正警戒爲指有當聞人主者亦復奉御餘則頒示天下然後授諸樂工加以轉聲以合于彼之所謂節奏者要必出于舒遲凝重盡屏急疾繁孅使樂工自奏其伎聽者則玩其聲繹其義詞皆雅詞而淫思豔曲不與聲皆雅聲而噍殺促數不與不改今時樂器亦可感人心矣清廟之詩何以使人如見文王乎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蓋練其絃使聲濁疏其孔使聲遲濁而且遲欲其不亂人聲也不亂人聲故在位者得偏聞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凡助祭公卿聞此莫不謹其容儀矣詩曰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凡百執事聞此莫不一其心志矣儀容謹乎外心志一乎中所以會見文王者如復見也以此推之鄭衛之詩日奏于前所聞者芍藥之贈所思者彤管之貽有不淫試其志放縱其欲者乎漢武帝命詞臣作天地百神之歌獨舉神靈肸蠁杳冥幻詭之狀與三夏之旨徑庭遠甚前此賈誼仲舒惓惓以興禮樂教化爲言而所興止此是以雅樂遂絕也子夏論樂取其可以語可與道古班固曰聞其聲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以此觀之未有不解其義而能感者也武帝作十九章通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詞者皆集會五經家相與講習讀之以此觀之士大夫安可不知朝廷所奏之樂章也屈原九歌猶是楚人之聲而易以原詞以此觀之里巷之聲何嘗

不可詠莊士之詞也不暫用此法雖得當代大賢旣諳古尺又審中聲據獨得之解以爲器而樂工不習其節天下罕聞其義朝會燕享昏喪祭祀之閒豈能有所感發乎行之不孰終歸絕響矣夫音聲者志氣之動也所以治亂相隨哀樂相應舜歌南風爲生長之音是以天下大治萬國驩焉紂歌北鄙爲迫隘之音故萬國殊心天下亂也故樂不可妄作不可妄聽也好悲音者必將有悲好哀音者必將有哀好猛厲之音者必有戎事好姚冶之音者必有女亂惟好雅音則天下之治徵矣季子觀樂就音節閒知先世所由來與後世所由往皆以扶持政教歸于中和乃寄輔變理之才非儒者博物之智也樂者喜樂之事易至于淫故太史作樂書以虞帝敕幾成王訪落起義蓋謂所處

安佚而思則瞿勞享者膏澤而歌詠則勤苦也季子於四
代之外即不敢請不欲觀淫樂也此其人皆得性情之正
故可與言樂也

繹志卷五終